

'92 中国国际红楼梦研讨会
论文专辑

红楼 梦 学 刊



1

HONG LOU MENG XUE KAN

1993

I207.411

17/93(1)

红楼梦学刊

一九九三年第一辑
(总第五十五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文化艺术出版社

本期责编：胡开敏

封面设计：范贻光

封面底画：戴敦邦

红楼梦学刊

一九九三年第一辑

总第五十五辑

编 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出 版：	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市前海西街十七号）
印 刷：	北京顺义冠中印刷厂 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书店（北京三九九信箱）
国外代号：	Q188 代号：82—362 1993年2月15日出版
邮 政 编 码：	100009

ISSN 1001-7917

定价：4.85 元

CN 11-1676/GZ

目 录

‘92 中国国际《红楼梦》

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冯其庸 (1)

‘92 中国国际《红楼梦》

学术研讨会闭幕词 蒋和森 (7)

论一部被忽视了的《红楼梦》旧抄本

——《痴人说梦》所记抄本考辨 [美国] 周策纵 (15)

《红楼梦》之旧本 [澳大利亚] 柳存仁 (43)

《红楼梦》与“情文化” 周汝昌 (67)

曹雪芹的情欲观 端木蕻良 (79)

曹雪芹与泖泽马琴(概要) [日本] 伊藤漱平 (84)

大观园十议 周善毅 (85)

重论庚辰本 冯其庸 (123)

——《校订庚辰本脂评汇校》序 冯其庸 (123)

程高本《红楼梦》问世背景简析 张书才 (153)

勘破三春景不长

——《红楼梦》艺境探微之七 李希凡 (175)

老庄哲学与《红楼梦》的思辨魅力	吕启祥(197)
索隐派红学的文化渊源	林冠夫(216)
《抛红豆》诸曲的红学公案	吴新雷(231)
“红楼文化”论纲	孙 逊(236)
论《红楼梦》文献学研究之前景	朱淡文(246)

试论证曹雪芹的生卒年及其墓地	王利器(259)
何处招魂赋楚蘅	陈毓罍(264)
曹雪芹墓石之我见	刘世德(277)
圯志·挽诗·葬地	

——从“曹霭墓石”引出的几点看法	邓绍基(298)
何处凭吊曹雪芹	杜景华(311)
“曹公讳霭墓”石之我见	曹仪简(328)
曹氏墓石书法诸问题	牛克诚(332)
曹霭墓碑发现纪实	焦保强(336)

‘92中国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纪实	纪 哲(168)
维扬盛会相聚恨短 红楼一梦地久天长	寄 石(12)

沉痛悼念朱彤先生	《红楼梦学刊》编委会(66)
----------------	----------------

红学书窗

《漱石集》(冯其庸著)	西 河(122)
《曹雪芹墓石论争集》(《红楼梦学刊》编辑部编辑)	曹 腾(152)

红楼一角

西番莲雕花的寓意 刘占英(42)

红楼画廊

'92中国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场景之一 本刊记者摄

'92中国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场景之二、之三 本刊记者摄

红楼印谱 王少石(83) (263)

'92中国国际《红楼梦》 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冯 其 庸

尊敬的贵宾,尊敬的朋友,尊敬的红学界的同志们!

经过较长时间筹备的“'92 中国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现在正式开幕了!这个会议,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红楼梦学会主办,扬州市外事办、徐州市文化局协办,由以上四个单位联合举办的。这个会议得以顺利召开,第一是要谢谢文化部有关领导很快的批准,第二是要谢谢红学界的同志们的支持,第三是要谢谢几位热心于文化事业的企业界的领导,没有他们经济上的支持,这个会是不可能召开的。他们是:

扬州谢馥春日化厂的厂长蒋永正先生

扬州宜陵红楼梦日用化妆品厂厂长王怀刚先生

西园饭店总经理金林先生

安徽特酒总厂厂长柴盛彦先生

由于以上各位先生在经济上的大力支持,我们的这次会才得以顺利召开,在此我谨代表全体到会的同志向以上四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这次大会在扬州召开，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得到扬州市委和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具体来说扬州市外办全体同志，特别是外办主任丁章华女士，以及外办所领导的西园饭店全体同仁和饭店总经理金林先生。

应该说我们的这次大会，得到了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现在国内外的时机和环境都很好，地利是扬州这个地方好，真正是“淮左名都、竹西佳处”。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它与《红楼梦》和《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有着密切的关系，诸位只要稍一移步，随处看看，就可以看到与曹家有关的东西。人和是指我们的东道主好，也就是上面说的扬州市府、外办和宾馆好。在这样的客观条件和环境中，我相信我们的会议一定能开得圆满成功。

我在这里还要代表大会的筹备组，向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法国、新加坡、韩国的老红学家和新朋友表示热诚的欢迎，同时我也向来自全国的以及来自台湾、香港的老一辈的红学家和年轻的新朋友表示热诚的欢迎！

唐代的诗人徐凝说：“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中晚唐的大诗人杜牧说：“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宋代的大词人姜白石说：“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二十四桥就在瘦西湖上，而且目前正是“秋尽江南草未凋”的时节，在这样充满着诗情画意的环境里，我相信我们的会议，也会平添不少诗情，因为我们会中有不少是诗人！

本次会议的中心题目，是《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这是一个十分宽泛的题目，同时又是十分切合《红楼梦》的题目。我个人认为曹雪芹是一位伟大的先知和超时代的作家和思想家，曹雪芹对人

的自身的完美提出了远大而又崇高的理想。

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先知和哲人,都对人的自身建设和完善提出过卓越的见解,从而使人的自身越来越有所完善和提高。例如孔子提出了仁的思想,他说仁者爱人^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②孔子的仁学思想,具有博大精深的内涵,但是它的最根本的一点,是人的自我完善和提高。孟子发挥了孔子的学说,又提出了“天降大任”^③的思想、富贵不淫的大丈夫思想^④以及养浩然之气的思想^⑤。司马迁则提出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⑥的生死观,宋代的范仲淹又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⑦的思想。

以上这些事实说明,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有很高的社会责任感、社会使命感以及社会的正义感。这在人的自我建设和自我完善上起了很积极的作用,这也就是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一种利他的思想,也就是社会觉悟。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的社会思想,对于婚姻爱情,却较

① 《论语·颜渊篇》:“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② 《论语·卫灵公篇》:“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③ 《孟子·告子章句下》:“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④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⑤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⑥ 司马迁《报任安书》。见《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⑦ 范仲淹《岳阳楼记》。见《范文正公集》。

少的详细阐述,有之,也只是在民歌和谣谚里的一些简单和原始的记述,在文学作品里,虽然有稍为具体一些的描写,但也仍还是一种简单的反映,王实甫的《西厢记》描写张生和莺莺的爱情,可以说是大胆而淋漓尽致的了,但它仍没有离开才子佳人的框框,它在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来说,是有冲击力的,但在男女双方爱情的思想内涵方面,却仍然是离不开郎才女貌。后来的《牡丹亭》,对爱情的描写,实际上是对“情”的描写是十分深刻动人的,但它的故事本身却是虚幻的,对双方爱情的具体内涵,也还缺乏新的进一步的内容。但是,曹雪芹的《红楼梦》所描写的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却与以上这些作品所描写的爱情大不一样,尽管它是以上这些作品的继承和发展。

《红楼梦》里描写的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的特色,一是它已经摆脱了一见倾心式的框框,它所描写的男女双方,是在长期的共同生活、相互了解的基础上产生爱情的,二是他们的爱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众所周知,宝、黛爱情,首先是思想的结合,具体地说,就是对当时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的看法一致,例如反对仕途经济,反对封建的婚姻制度,追求自由恋爱,等等。一句话,凡是贾宝玉所反对的,林黛玉都予以同情和支持,因此他们的爱情就具有了更为深刻而丰富的社会内涵。三是通过对宝、黛爱情的丰富而具体的描写,使人们感受到,真正美满的爱情的结合,应该是两个心灵的结合,应该是男女双方在文化、修养、思想、气质、爱好上的高度的交融、高度的契合。我认为曹雪芹通过对宝、黛爱情的深刻而具体的描写,无异是向人们展示了爱情的最高境界:真正的爱情,必须是两个心灵的全面的高度的契合。如果依照这样的标准来看,那末,就是在今天也还没有能够有较多的人达到,就是再过若干时期,

也并不是普遍能达到的。要到达这种境界,需要社会的全面进步,需要人们自身具有高度的文明,需要人类社会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在极大程度上的提高,这才有可能进入这种境界。

有人说,曹雪芹所精心描写的宝、黛式的理想爱情不是终究破灭了么?终究只能是悲剧吗?

这正是问题的根本,也是问题的怨结所在。因为人们的爱情和婚姻,是离不开具体的社会和时代的,人类婚姻制度的每一个进步,都同时是社会和时代的进步。曹雪芹所描写的理想爱情的被毁灭,也预示了新的时代的必将到来。问题是曹雪芹的理想爱情的实现,所需要的时代历程很长很长,也许再过二个世纪,也许还要更长的时间,……唯其如此,他才是真正伟大的先知和超人,他大大超越了他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他的爱情理想只能是属于未来!然而,这是一盏世纪航程的航标和明灯,人们借着这一线光芒的照射,才得以看清自己的前程和未来!

前些时候,在京郊通县张家湾发现了一块曹雪芹的墓石,有的同志认为是假的,有的同志认为是真的,目前正在讨论。我本人认为是真的,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尊重不同的意见,如果有人能以科学的态度来论证它确是假的,我将虚心受教。按曹雪芹死于一七六三年,即清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到今年整整是二百三十周年。他毕生坎坷,写了大半部《石头记》,才使他的名字永远与《石头记》连在一起。但是他身后萧条,不知所葬,现在忽然出来了这块墓石,墓石上镌刻着他的名字,这真正成为了石头记,由这块石头记下了他的名字。于是以往敦诚、敦敏、张宜泉等人挽诗中不可解之处,由于这块墓石的出现,就一下豁然贯通了。昔杜少陵追伤庾子山的诗说: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现在我们面对着这位百代文豪曹雪芹的墓石，能不一洒怅望千秋的眼泪吗！

我在凭吊了这块墓石后题了四首诗，其中之一云：

草草殓君土一丘。青山无地埋曹侯。

谁将八尺乾淨土，来葬千秋万古愁！

今年正值曹雪芹逝世二百三十周年，我们正好在他的故乡、《红楼梦》创作素材地之一的扬州举行国际《红楼梦》研讨会，那末，我们就将这次大会作为对他的隆重纪念罢！请允许我将我题墓石的另一首小诗，作为本文的结束：

天遣奇材一石珍，夜台不掩宝光醇。

中宵浩气森森直，万古长新曹雪芹！

1992年9月28日夜十一时，写于
京华瓜饭楼，时当曹雪芹逝世二百
三十周年

‘92中国国际《红楼梦》 学术研讨会闭幕词

蒋 和 森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

‘92中国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今天圆满地闭幕了。

这次大会,诸位专家学者始终发言踊跃,从各种角度、各个方面,对《红楼梦》提出了许多富有研究心得的见解,或者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独到的论见。大会一直是在生动活泼、百家争鸣的气氛中进行的。诸位专家学者所发表的宏见高识以及所提供的论文,都对进一步研究《红楼梦》具有很大的价值,或者可以激发我们更深的研究思考。我们只感到大会的日程太短了,最好在扬州——这个林妹妹的故乡再住上一个月、两个月,继续畅所欲言地研讨下去,那一定还会产生更多更精采的意见。不过,即使如此,恐怕仍然感到时间不足,仍然感到有许多话没有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的确,像《红楼梦》这样森罗万象、深刻地反映了人生的文学作品,再过一百年,人们还会感到有话可说,还会读起来感到有一种心灵的感应和带有一种深沉的思考。

我曾有过这样的看法:英国人以莎士比亚自豪,说是宁可失去

印度也不可失去莎士比亚；那么，我以为也可以这样说，中国宁可
不造万里长城，但不能没有《红楼梦》。虽然，万里长城体现了中国
人民的勤劳和力量；但不能忘记，它是在专制统治下强迫苦役的结
果。为了造成它那绵延起伏的壮观，不知给人间平添了多少苦难
和眼泪！毋怪孟姜女寻夫的故事，长期在民间广泛流传，这正体现
了人民的抗议和呼声。然而，《红楼梦》却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心灵，
面对着人间的“啼痕”和“辛酸”所创作出来的一项精神上的巨大工
程。在它那通灵的“石头”上，不仅铭记着形形色色而又含意深长
的历史社会风貌，而且还向千秋万代人们的心里传送着诗情和智
慧的火炬。面对着《红楼梦》，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慨：“屈平
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对《红楼梦》不朽的文学价值，早在清朝末年，著名诗人黄遵宪
就有所认识了。他曾经跟日本人说：“《红楼梦》乃开天劈地、从古
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可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当然，黄遵宪毕竟
是处在一个尚未开放的时代，他还不知道就全世界的范围来讲，不
能说只有《红楼梦》一部好小说；但他认为《红楼梦》“可与日月争
光，万古不磨”却是相当有眼力的识见。的确，不管是万里长城，还
是埃及的金字塔，罗马帝国的皇宫，它们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日月
的风化和剥蚀，然而伟大的文学作品不仅不会风化，反而时间愈
久愈显得更有一种无法取代的光采。

《红楼梦》既然是“万古不磨”，自然我们对《红楼梦》的研讨也
就难以穷尽了。所以，即使我们在这里再住上几个月，还是谈论
不完。《红楼梦》连后四十回在内也不过百把万字，但研究《红楼
梦》的文字总加起来恐怕已经超过一千多万，比《红楼梦》本身大十
倍还多。如果曹雪芹从张家湾那块墓石下站起来，看了这些研究

文章不知作何感想,说不定会哈哈大笑吧?我所以会产生这种有点荒唐的想法,是因为我联想起前不久大陆记者到台湾去采访,问张学良看了北京播出的有关他的系列影剧有何感想?张学良听了哈哈大笑说:“这些都把我戏剧化了。”张夫人则说:“我们的事,他们怎么会知道呢?都是瞎编的吧!”

从这件事仿佛给我们一种启示:文学作品既来源于生活,又离不开虚构和想像,但这种虚构和想像必须建立在雄厚的生活基础和深刻入微的体验上。它不能“瞎编”,而是需要对生活加以提炼和艺术概括。如果将生活原封不动地搬到作品中去,或者根据一点史迹随意敷衍甚至“创造”一番,反而显得不真实。

俄国著名作家冈察洛夫说:“在艺术中,对象不是原来的样子,而是有了想像的反映。”法国的小说大师巴尔扎克有一句名言,他称文学作品是“伟大的谎言”,这跟曹雪芹所说的“假语村言”真是不谋而合。只是必须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假”,而是不拘泥事实而进行艺术加工以求得更真的“假”。《红楼梦》的伟大之处,正在于通过这种艺术手段所取得的真,常常真到使人忘记是一部小说。书中所描写的那些人物,常常使人仿佛感触到他们的呼吸和体温,好像比曾经和我们共同生活过的人还要熟悉,还要活生生的。难怪人们总是要把《红楼梦》中所描写的那些人、那些事落实到某个实际存在的人或某个人的家事和行迹上去。听说有些菜馆的大师傅,想按照《红楼梦》中的办法去制作“茄鲞”,其用心自然是无可厚非的,但他们上了凤姐的当,因为那不过是《红楼梦》为了追求某种艺术效果带点夸张而又不失其真的描写。它生动地揭示了贵族阶级即使在吃普通的茄子也不惜异想天开地穷奢极侈。现在我们还不会听说那一位也按照《红楼

梦》中的办法去制作薛宝钗常吃的“冷香丸”。如果真的如法炮制，恐怕不但治不好病，反而愈吃愈有病了。“冷香丸”不过是曹雪芹表现薛宝钗性格的又一艺术手法。他暗示这一少女虽然“冷”，却又“香”；她的思想感情常被封建主义的礼教所冷冻，但又毕竟掩盖不住作为一位有文化素养的少女的青春气息。她和“花气袭人知骤暖”的袭人不同，袭人是“暖香”，暖得有时使人感到有点腻烦，或者说暖得有点俗气……

我在这里说得愈来愈远了。总之，《红楼梦》有一个很重要的艺术素质，这就是美学意义上的真。正像鲁迅所说，它写出了“真的人”。法国大作家雨果在谈到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时曾说：“哈姆雷特不是你，也不是我，而是我们大家。哈姆雷特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人。”我觉得这些话也同样适用于《红楼梦》。《红楼梦》就是写出了人，个性鲜明而又富有典型意义的人，既具有中国民族特点、心理素质又和全人类取得某种心灵感应的人。

俄国的大作家托斯妥耶夫斯基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人是一个秘密，我在研究这个秘密，我想做一个人。”《红楼梦》正是以生动的创作实践解开了这个“秘密”，它无愧被鲁迅称道为写出了“真的人”，被王国维称道为“宇宙一大著述”。但是，曹雪芹是怎样解开这个“秘密”的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具有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的问题。也许在诸多原因中，不能不承认曹雪芹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天才吧，正像他笔下的主人公有一块“通灵宝玉”，一旦失去就要发昏，就要变得毫无才气。但曹雪芹比他笔下的主人公更“通灵”，而且除非死亡才会失去。

法国有一位批评家说：“天才是最无法理解的东西，假如它不是无法理解的，就不是天才。”这位批评家是说得不无道理的，《红

《红楼梦》确实有时似乎很难理解,不知多少人说过多少有关《红楼梦》的话了,可是总觉得还没有说尽说透。连跟他最亲近最了解他创作过程的脂砚斋,也不能真正理解这位艺术天才,有些批语写的并不高明,特别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不过,那位法国批评家的话也不免说得过于绝对,我以为天才还是可以理解的,只不过难度较大罢了。唯因其难,才使研究更意味。

现在,诸位专家学者在会上或论文中对《红楼梦》所发表的各种见解,不管是评论、考证、校注、探佚、索隐(包括西园饭店大师傅精心制作的红楼梦宴在内),只要方法得当,不失其度,都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地为理解曹雪芹的天才铺平道路。

等到下一次或下下次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召开,也许就离理解这个天才不远了,至少是愈来愈近。

现在大会即将闭幕,我们就要离开扬州了,真有点不胜依依之感。李白说得好:“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更何况这里是与曹家关系密切的历史名城。

最后,请容许我代表中国红楼梦学会,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特别是向远涉重洋而来的国际红学家,致以最真诚的感谢,并且说一声后会有期,再见!

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于扬州